

做时代的君子

读者丛书编辑组 / 编

读者 丛书
DUZHE CONGSHU

兼外借



读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人民出版社

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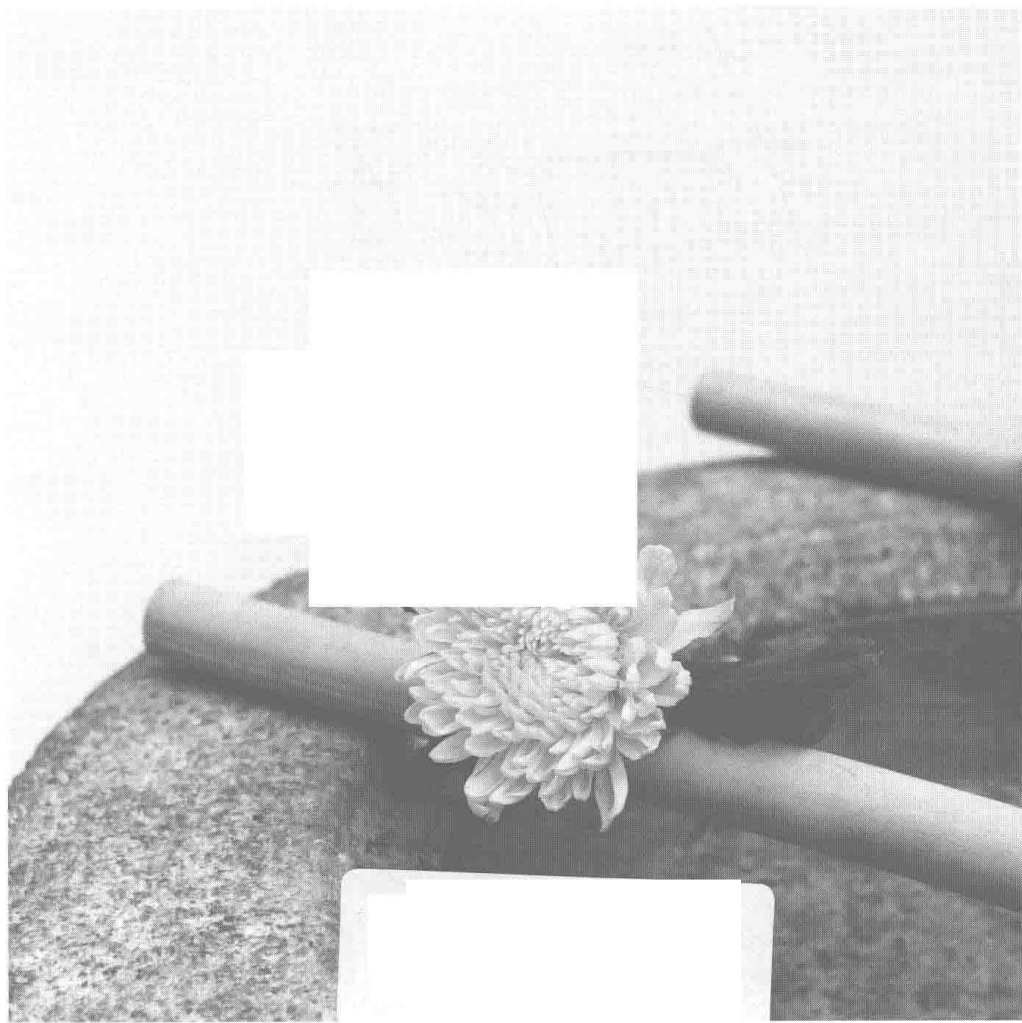
丛书

DUZHE CONGSHU

中国 梦 读 本

做时代的君子

读者丛书编辑组 / 编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做时代的君子 / 读者丛书编辑组编.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5

(读者丛书. 中国梦读本)

ISBN 978-7-226-05284-6

I. ①做… II. ①读…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通俗读物 IV. ①D61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1379号

总策划: 马永强 王智 李树军

项目统筹: 李树军 党晨飞

策划编辑: 党晨飞

责任编辑: 肖林霞

封面设计: 久品轩

做时代的君子

读者丛书编辑组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229 千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226-05284-6

定价: 32.80元

目 录

CONTENTS

- 001 真正的英雄 / 金一南
- 003 我是一个中国人 / 汪曾祺
- 005 我们的英雄我们安葬 / 王树增
- 008 回望钱学森 / 卞毓方
- 013 钱伟长,从七房桥走出来 / 叶 辛
- 020 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 王 煜
- 025 大地之子黄大年 / 吴 晶 陈 聪
- 030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 Yuyan
- 036 50 毫克镭里的爱国心 / 唐宝民
- 038 话说筋骨 / 梅万林
- 041 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一粒灰也还会
是爱国的 / 季羨林
- 044 先生之风 / 周 翔 王 玄
- 047 回忆陈寅恪先生 / 季羨林
- 053 一个真正美好的人 / 东方小四
- 056 邵逸夫,最后的旧式生意人 / 黄佟佟
- 060 中国的脊梁 / 乔 蕾
- 062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贵族 / 群学君
- 067 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 / 余秋雨
- 070 “一生择一事”并不奢侈 / 沈 策
- 073 平凡的日子与伟大的人生 / 俞敏洪
- 077 平庸乏味才是人生最大不幸 / 闫 红
- 081 我也有一个功夫熊猫的梦 / 徐小平

- 086 和你赛跑的不是人 / 罗振宇
- 093 未来世界的主人翁 / 古典
- 098 这是一个值得一活的年代 / 秦朔
- 103 人文教育的危机 / 陈思和
- 107 看不见的竞争力 / 蒋勋
- 110 如何培育中国创造力 / 田磊
- 115 艺术与创新 / 黄永玉
- 118 东方文化要重现辉煌 / 季羨林
- 120 我们在证明 / 钱文忠
- 124 这一年,他们奏响科技最强音 / 刘园园
- 133 中国航天,迈向“诗和远方” / 叶乐峰
- 137 中国“蛟龙”走向深海 / 杨舒
- 140 他把目光投向外太空 / 吴月辉 喻思南
- 144 量子世界里的领跑者 / 肖春芳
- 147 “悟空”寻找暗物质 / 金振蓉
- 151 超级工程锻造的青春 / 刘志强
- 155 演绎蓝天里的梦想 / 陈恒 颜维琦
- 159 中国“芯突破”惊艳世界 / 卢泽华
- 163 标注中国制造新高度 / 《人民日报》评论员
- 166 企业家的精神 / 汪丁丁
- 171 30年前的温州首富今何在? / 胡宏伟
- 179 如何解读“互联网+” / 马云
- 181 分享经济究竟改变了什么 / 谈婧
- 185 怎样不被互联网打败 / 周鸿祎
- 188 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生活 / 李开复
- 191 “黄金五年”书写大国创新奇迹
/ 陈芳 胡喆 周琳 萧海川
- 195 创新的两条中国路线 / 周其仁

- 205 “剩”者为王:张近东的创新之道 / 肖佳一
- 209 没了它,Made in China 不会这样
遍布全球 / 朱若森
- 216 做时代的君子 / 杨彤瑒
- 218 读经典可以培养高尚心灵 / 朱万曙
- 220 “诗教”的启迪 / 李 山
- 225 为什么古代诗人往往“穷而后工” / 童庆炳
- 229 “儒”者三类 / 崔存明
- 231 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为祖国百年科技振兴
而奋斗 / 任正非
- 235 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 李 斌
- 237 重温“小岗精神”将改革进行到底 / 王 丹
- 239 致谢

真正的英雄

金一南

这是一个 70 多岁老人讲述的 60 多年前的往事。

老人当时还是个孩子。那天事情很突然，日本鬼子把村子包围了。区委干部和区小队来不及撤退，都混在群众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近 5000 人中，有 1000 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分给每个孩子，说：“吃吧，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这村子的人。”

1000 多个孩子，没有一个人接糖。日本人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紧紧攥上。

人们问老人：“当时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也不怕？”

老人说：“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修饰夸张，不会形容比喻，讲起事情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的伙伴，没有谁认为自己做了多了不起的事，没有谁觉得自己是英雄。他们凭世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得出一个朴实无华的结论：“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上膛的“三八大盖”和雪亮的东洋指挥刀都无可奈何。

我为那些孩子感慨不已。1000 多个孩子同住一个村，少不了打架斗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机关枪和塞过来的日本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这一概念上，他们不需商量，心有灵犀。

或许这就是一代代传下来说不清道不明的基因。按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1000 多个孩子，个个有种。有了这种千万年延续不息流淌不已的血脉，这个民族怎能堕落，怎能被黑暗吞没？

老人偶然想起了这件事。想起来，就顺便讲了；想不起来，便没什么可讲。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他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这事应该让写书的、写电影的人知道，应该上书本、上电影。在那个无人知晓的小村子里，人们每每为银幕上演了的壮举惊叹不已、感佩不已，却无一人觉得身边有什么事情值得宣扬。

我万分感慨。今天不知有多少人，赚了几把钞票、开上一辆轿车、揣上一张绿卡，便以为成了可以傲视同胞的精英。这些人不会知道那 1000 多个孩子的故事。

60 多年过去，在邯郸西部山区那个叫作北贾璧的村子里，当年的孩子们长成了与他们父辈一样的庄稼人。看看电影、电视，比比那些夺金争银的各路健儿，庄稼人也许觉得心里有愧。他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曾为国家拿过一次冠军、争得一次脸面。他们不知道，正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像大山一样铸造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灵魂。

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是英雄的人。

我是一个中国人

汪曾祺

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必定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中的孔夫子是一个鲜活的人。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

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文人。“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

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我喜欢这样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诗人总是想到别人。

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我不了解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的实质和背景。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尊重和欣赏。

讲一点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好呢？说老实话，不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不是经过拨乱反正，我不会产生对于人道主义的追求，不会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不会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也不会感到周围生活生意盎然，不会有透明的幽默感，不会有我近几年的作品。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散文》一书）

我们的英雄我们安葬

王树增

发现日军绕道南下后，张自忠立即率部开始追击。被张自忠死缠不放的日军，是企图向南集结的第三十九师团。

此时，张自忠完全可以不去追击，因为他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

日军已经知道决心与他们死战到底的中国军队将领是谁了。日军通信部队截获了重庆与第五战区之间的电报，也截获了张自忠发给蒋介石的电报。1940年5月16日晨，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扫荡圆沟（宜城东北约一公里）附近山地，9时接到他们通信部队的通报说“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即在圆沟”。第三十九师团接到这一情报，顿时紧张起来，于是决定黄昏前向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即张自忠部）发动决定性打击，欲将其消灭。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掉头转身，对张自忠部完成了战术包围。

张自忠顿陷绝境。

张自忠部兵力单薄，没有后援，无法构筑纵深阵地，狭窄的前沿后方就是总指挥部。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决定抓住这一难得的战机，集中五千多兵力以及所有的火炮，向张自忠部的阵地发起了凶猛的合围。调集部队增援，至少需要半天，如果即刻撤离，也许尚可冲出去，但临阵脱逃是张自忠誓死不为之的。为坚持到增援部队抵达，张自忠指挥少量部队死守阵地。残酷的战斗没有持续多久，阵地四周的小高地便相继失守。那些还活着的中国官兵知道总司令就在身后的小山包上，于是纷纷向总指挥部靠拢。而张自忠身处的小山包，在日军的攻击下已遍布尸体，张自忠左臂负伤仍立于山头督战。日军的又一阵雨过后，张自忠胸部中弹，血流如注。他倒下了。

日军向山顶蜂拥而来。

在此之前，张自忠把他的卫队全部派往一线阵地，此时身边只剩下始终不肯离去的高参张敬。张敬用手枪射倒几名登上山包的日军，随即被后面冲上来的日军用刺刀刺倒。

一颗子弹再次射入张自忠的腹部。

一名日军士兵冲上来，用刺刀向张自忠刺去，张自忠突然挺立起来，试图抓住日军士兵的刀刃。

另一名日军士兵的刺刀狠狠地刺入他的身体。

张自忠永远地倒下了。

日军士兵开始检查尸体，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一名日军少佐上来仔细检查，终于发现一支钢笔，钢笔上刻着“张自忠”三个字。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闻讯赶来，因为他认识张自忠。他在“七七事变”前担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见过面。他对张自忠的印象是：“眼光远大，为人温厚，威望极高。”专田盛寿跪在地上，为张自忠整理了破碎的军衣，然后命令下属用担架将遗体抬下山埋葬。日军将遗体抬至三十余里之外的陈家集附近，将遗体洗净，用布裹好，备棺埋葬，用木牌作标志，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等字样，并向坟墓敬礼。张自忠，抗日战争中国阵

亡的第一位集团军总司令。

第三十八师和第一七九师官兵得知噩耗后，当夜不顾一切地向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后山发动袭击，为的是抢回张自忠的遗骸。日军的记载是：“当夜即被数百中国兵采取夜袭方式而取走。”

张自忠的遗骸被中国军民重新洗净，换上整洁的内衣和军装，军装上佩挂领章和短剑，殓入一副贵重的楠木棺材里。灵柩运抵宜昌后，民生轮船公司派专轮护送前往重庆，一路经过巴东、巫山、云阳、万县、忠县、涪陵等地。所经之处，祭祀的供桌绵延数里，祝愿的香火缭绕不绝，中国百姓在长江岸边长跪不起。5月28日，灵柩抵达重庆，蒋介石臂挽黑纱立于江边迎灵。此时轰炸重庆的日军战机飞临上空，防空警报长鸣，但重庆全城无人躲避。百姓们把盛满手擀面条的大碗高举过头顶，这是他们为张自忠做的一碗送其远行的北方饭。

时年49岁的张自忠，16岁那年由母亲做主，与山东老家一位名叫李敏慧的17岁女子结婚。婚后数十年中，两人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得知丈夫殉国后，李敏慧从容料理好家事，绝食而死。

蒋介石通电全军，认为张自忠以身殉国之举，不但令全国百姓认知了曾“为全国人民所不谅”的他，且其所作所为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始大白于世。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

不苟私利的献身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尊严来讲，永远都如金子般宝贵。

因此，张自忠的死，成为国人心头难忘的痛。

这就是这片国土上至今以“张自忠”命名的城市街道如此之多的原因。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抗日战争》一书）

回望钱学森

卞毓方

经典形象

一次乘火车去济南，我手捧一册《钱学森学术思想》打发时光，这是一册难啃的大部头，且不说学识宏富，包罗万象，光那六百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翻起来就令人头晕。我的邻座，一位四十来岁的汉子，似乎也对这书满怀兴致。我拿眼瞄他，他拿眼瞄书。我停止阅读，问：“你知道钱学森吗？”他答：“知道一些。”“说说看，你都知道些什么？”我立刻进入即兴调查。汉子清清嗓子，说：“我也是从报上看到的，钱学森地位高，家里用着炊事员。一天，炊事员对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讲，你爸爸是个有学问有文化的人。他儿子听了，觉得好笑，心想，这事还用你说？炊事员不慌不忙，接着讲，你爸爸每次下楼吃饭，都穿得整整齐齐，像出席正式场合，从来不穿拖鞋、背心。明白不？这是他看得起咱，尊重咱。

钱学森的儿子听罢一愣，懂得炊事员是在敲打自己。报道没说这事发生在哪一年，钱学森的儿子当时几岁，反正，他儿子听了炊事员的话，从此就向父亲学习，每逢去餐厅吃饭，必穿戴得整整齐齐。”

还有一次，是在中科院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我去时，朋友在欣赏一卷《钱学森手稿》。我说是欣赏，他眼中流露的正是这样的目光。这一套手稿，分两卷，五百多页，是从钱学森早期的手稿中遴选出来的。朋友说，这里面还有个故事。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待了20年，留下大量的科研手稿。钱学森有个美国朋友，也是他的同事，就把那些手稿收集起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又把它完璧归赵，送还给钱学森。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拿过来翻了翻，与其说是手稿，不如说是艺术品。无论中文、英文，大字、小字、计算、图表，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连一个小小的等号，也长短有度，中规中矩。钱学森的手稿令我想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而想到他唯美的人格。如是我闻：在美国期间，钱学森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在工作进展到五百多页部分，他的自我感觉是：不满意！直到八百多页时，才长舒一口气。他把手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在外面标明“最后定稿”，继而觉得不妥，又在旁边添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对我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如下的几句老实话。回顾学生时代，钱学森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八十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八十多分，第三名，第二等，这哪里像公众心目中的天才学子！然而，事实就是事实，钱学森没有避讳，倒是轮到世人惊讶，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把大师的从前和卓越、优异画等号。钱学森的这份自白，同时也纠正一个误区：一个人的成才与否，跟考试成绩并不成绝对正比。不信，可去查查当年那些成绩排在钱学森前面的同学，做些比较分析。

钱学森的天才是不容置疑的。根据已故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采访，麻省理工的学子曾对他佩服不已。有一回，钱学森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十分冗长的算式，

有个学生问了另一个与此题目无关、但也十分难的问题，钱学森起初不予理会，继续在黑板上写满了算式。“光是能在脑袋中装进那么多东西，就已经够惊人了，”一位叫哈维格的学生回忆，“但是更令我们惊叹的是，他转过身来，把另一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解答出来！他怎么能够一边在黑板上计算一个冗长算式，而同时又解决另一同样繁复的问题，真令我大惑不解！”

天才绝对出自勤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一位校友回忆：“有一天一大早——是个假日，感恩节或圣诞节——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整栋楼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得特别响。还记得我听的是《时辰之舞》。乐曲进入高潮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墙壁。原来我打扰到钱学森了。我这才知道中国学生比犹太学生更用功。后来他送我几份他写的关于超音速可压缩流体压力校正公式的最新论文，算是对曾经向我大吼大叫聊表歉意。”钱学森在麻省理工的一位学生麦克则回忆：钱学森教学很认真，全心全意放在课程上。他希望学生也付出同样的热忱学习，如果他们表现不如预期，他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他要求麦克做一些有关扇叶涡轮引擎的计算，麦克说：“我算了好一阵子，但到了午餐时间，我就吃饭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就在发脾气。他说：‘你这是什么样的科学家？算到一半竟敢跑去吃中饭！’”

关于归国后的钱学森，这里补充两个细节。你注意过钱学森的履历表吗？他先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然后改任副院长。这事不合常规，怎么官越做越小，难道犯了什么错误？不是的。原来，钱学森出任院长时，只有45岁，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光。但是院长这职务，按照现行体制，是一把手，什么都得管，包括生老病死，柴米油盐。举例说，要办一个幼儿园，也得让他拨冗批复。钱学森不想把精力耗费在这些琐事上，他主动打报告，辞去院长职务，降为副院长。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抓业务了。钱学森晚年与不同领域的后辈有过多次学术合作，在发表文章时，他常常坚持把年轻人的名字署在前面。这种胸怀与情操，在当代，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鲜为人知的一面

在张纯如的笔下，钱学森有着十分粗犷而任性的另一面。譬如说，上世纪 40 年代初，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为一批攻读硕士学位的军官上课。他当年的学生们回忆，他上课总要迟到几分钟，正当大家猜测他今天是否会缺席时，他快速冲进教室，二话不说，抓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开了，直到用细小而工整的字迹，填满所有的黑板为止。有一次，一个学生举手说：“第二面黑板上的第三个方程式，我看不懂。”钱学森不予理睬。另一个学生忍不住发问：“怎么，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硬邦邦地说：“他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不是提出问题。”又有一次，一个学生问钱学森：“你刚提出的问题是是否万无一失？”钱学森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说：“只有笨蛋才需要万无一失的方法。”钱学森教学，没有小考、大考，也不布置家庭作业。课后，学生们只能绞尽脑汁地温习课堂笔记，那都是纯数学，一个方程式接一个方程式。期末考试，钱学森出的题目极难，全班差不多都吃了零蛋。学生有意见，找上级的教授告状。钱学森对此回答：“我又不是教幼儿园！这是研究所！”

数年后，钱学森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为航空系的研究生开课。在那儿，学生们的回忆同样充满恐怖色彩。诸如，人人知道他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独行客；他在社交场合总显得惴惴不安，学生觉得他冷漠高傲；他总是独来独往，不答理人，学生都不喜欢他；他非常冷淡，没有感情；他是学生见过的最难以亲近而惹人讨厌的教授，他好像刻意要把课程教得索然无味，让学生提不起兴趣似的，他是个谜，人们既不了解他，也没兴趣去了解；钱教授作为一个老师，是个暴君；大多数学生不了解他，甚至怕他，起码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学生，是被他整得流着眼泪离校。

还有更加不近人情的描述：钱学森在校园中是个神秘人物，除了上课，教师和学生都只偶尔在古根海姆大楼跟他擦肩而过。他总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学生跑去请教问题，他随便一句“看来没问题嘛”，就把他们打发走。有时他完全封闭